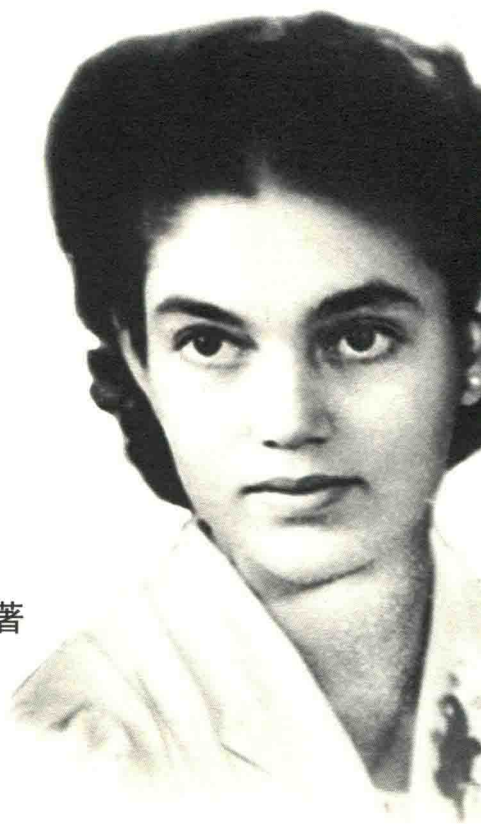


沉默50年

一位原『慰安妇』的自述

〔澳〕扬·鲁夫－奥赫恩 / 著
张兵一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FIFTY YEARS OF SILENCE

The extraordinary memoir of a war rape survivor

沉默50年

一位原『慰安妇』的自述

FIFTY YEARS
OF SILENCE

The extraordinary
memoir of a war
rape survivor

〔澳〕扬·鲁夫·奥赫恩 / 著
张兵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Fifty Years of Silence

The extraordinary memoir of a war rape survivor

Text and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Jan Ruff-O' Herne, 2008

First published by Random House Australia Pty Ltd, Sydney, Australia.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ustralia Pt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封底凡无兰登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版贸核渝字(2014)第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50年:一位原“慰安妇”的自述 / (澳)奥赫恩著;张兵一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6

ISBN 978-7-229-09695-3

I. ①沉… II. ①奥… ②张… III. ①奥赫恩-生平事迹 IV. ①K836.1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6551号

沉默50年:一位原“慰安妇”的自述

CHENMO 50 NIAN:YIWEI YUAN "WEIANFU" DE ZISHU

〔澳〕扬·鲁夫-奥赫恩 著 张兵一 译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别必亮 林 郁

责任校对:何建云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蒋忠智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普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0 字数:200千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9695-3

定价:49.00元(含光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向我已故的丈夫汤姆·鲁夫献上我全部的爱

致我的中国姐妹们

1992年12月，我和万爱花^注作为证人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日本战争罪行国际公开听证会”。在这个听证会上，我们同来自韩国、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的其他原“慰安妇”一起，公开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虽然我们听不懂彼此的语言，但是此时此刻语言却是完全多余的。当我和万爱花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终于能够同另一位曾经被强征为“慰安妇”的妇女一起分担自己的悲痛，这对我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经历，它标志着我为揭露日本战争罪行而进行公开抗争的开始。我和万爱花两人都曾经是所谓的“慰安妇”，我们对彼此在残暴的日本军人手中遭受的苦难知之甚深，而对中国的妇女而言，这样的暴行早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又称“南京浩劫”——the Rape of Nanking）期间就已经开始了。

我内心里充满了对中国原“慰安妇”及其家人们的无限同情，这本书就是为她们和为所有在战争中遭受蹂躏的妇女们而写的。我们当年都是单纯而无辜的少女，而我们的生活都因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暴行而毁于一旦。

然而，我们的苦难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而是继续无情地影响到了我们一生的生活。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难以安眠，总是噩梦连连；我们的生活依然伤痕累累。一些人的偏见曾经迫使我们认为自己身体因被日本人玷污而变得肮脏，早已失去了享受婚姻生活的资格。在过去那 50 年的沉默岁月里，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唯恐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二战期间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件可怕的事情。

为此，我把自己的经历隐瞒了整整 50 年，但是我最终还是战胜了恐惧，决定公开自己的秘密，希望我遭受的苦难能为世界带来裨益。自从我开始撰写这部回忆录以来，我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为保护战争和冲突中的妇女而做出的努力。

现在，在我 91 岁高龄的时候，我的这部《沉默 50 年》回忆录即将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从而继续它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我们虽然年事已高，但是我们并不会被人们忘记，我们向世人传达的信息将继续传播开去：强奸决不能再被视为战争的必然产物；我们的故事将有助于防止针对妇女的更多丑恶罪行的发生。我们誓将为正义而继续呐喊。

Jan Ruff-O'Hea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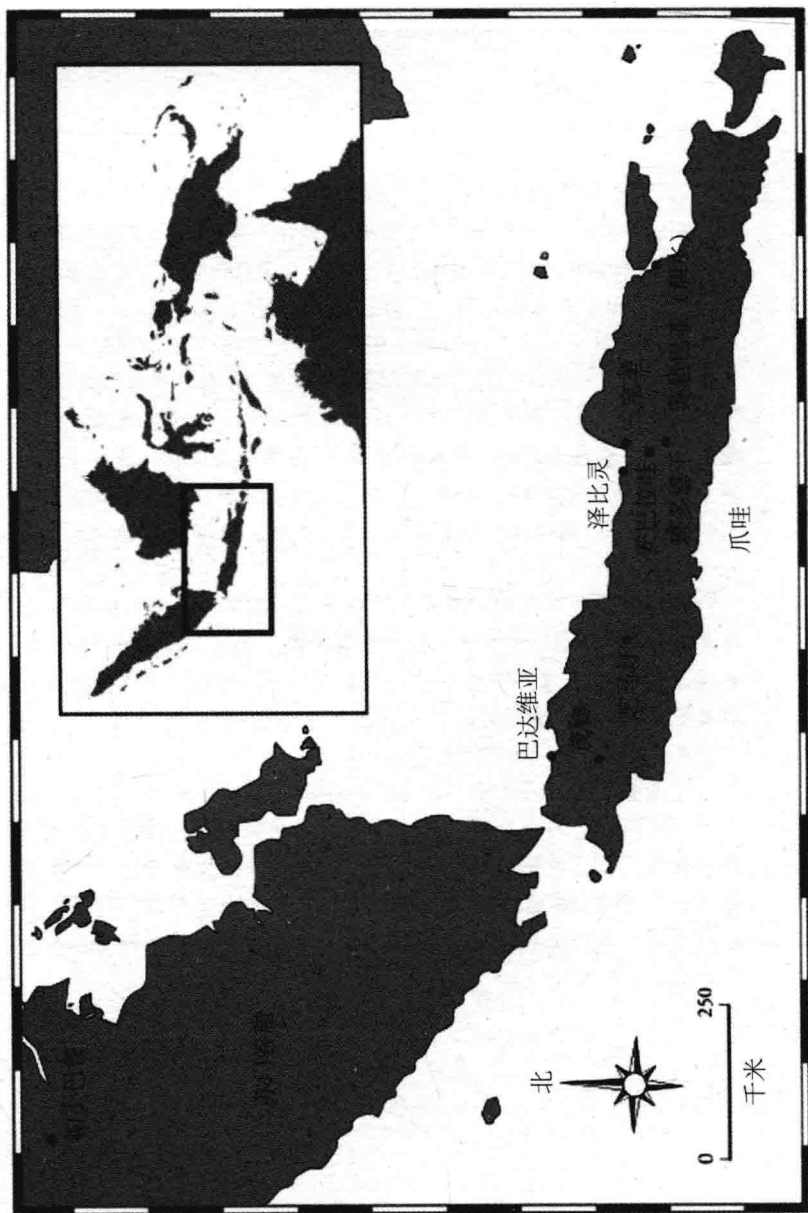
扬·鲁夫-奥赫恩

2014 年于澳大利亚

注：万爱花（1930年1月1日—2013年9月4日），原名刘春莲，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韭菜沟村人，4岁时被当作童养媳卖到山西省孟县羊泉村。1943年6月7日，年仅14的万爱花和其他几个少女被进村扫荡的日本军人掳走并关进一间窑洞里，从第二天起便昼夜遭受日本兵的奸淫和肆意殴打。21天后，她冒死逃脱，回到羊泉村的家中，不料8月再次被日本军人抓走，被蹂躏达29天。后来，她乘日本兵看管松懈之机再次逃脱，但又于当年12月第三次被抓，并遭受了长达50天的毒打和轮奸，身体多处骨折，不省人事。最后，日本兵于1944年初将赤身裸体的万爱花弃于乌河之中，幸被村民救起，捡回一条命。

日军的暴行对万爱花造成了严重伤害：她原本身高1.65米，由于屡遭毒打，胯骨、肋骨骨折，以致腰身陷进骨盆、颈部缩进胸腔，身高萎缩至1.47米；手臂脱臼，耳垂被扯掉，而且因日本兵的多次残暴奸淫，下身严重溃烂，终身不育。

1992年以来，万爱花先后6次到日本东京、大阪等地，出席有关日本战争罪行的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并于1998年10月30日与其他9位受害妇女一起，状告日本政府对其造成的性暴力伤害，要求其正式公开道歉并给予经济赔偿。她是中国少数愿意公开承认在二战期间被日军性侵犯并向日本政府索赔的中国女性，也是中国控诉侵华日军性侵害的第一人。2013年9月4日凌晨，万爱花在大原离世，终年83岁。



作者说明

本书中的印度尼西亚语词汇和地名均未更新，皆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用法。

我之所以仍然在少数情况下使用了一些现在已经不再广泛使用的词汇和语言（如把日本人称做“日本鬼子”），是因为这些词语原本就是我们当年在集中营里每天使用的语言，它们最能准确地表达出我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和环境中最真实的感受和情感，这是任何现代同义语都无法替代的。

前言

艾琳·米顿

当我还是一个承欢父母膝下的小姑娘的时候，就总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母亲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但是这非同寻常之处是什么，我却毫不知晓。

她拥有某种高贵而特殊的气质。

她是那么的独一无二、那么的坚强，总是能够深深地吸引她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和妹妹一直为自己坚强的母亲感到骄傲，而她自己却一直无法鼓起勇气告诉我们她那些痛苦的经历。每每想到此，我就总会感觉到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目 录

致我的中国姐妹们

作者说明

前 言

第一章 幸福的童年 / 001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好像再一次感受到了爪哇岛上炎热而潮湿的空气，好像又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悠扬的加美兰音乐，其间还不时夹杂着蝉和蟋蟀的悠悠低鸣，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首独特的热带交响曲

第二章 安巴拉哇集中营 / 051

那个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扔掉香蕉皮，要么连同香蕉一起生吃下去，要么用融化了的蜡烛液烫一烫吃。

第三章 “七海屋” / 111

与此同时，整个“七海屋”开始忙碌起来，为这个妓院开张作准备。

第四章 茂物集中营和卡拉玛特集中营 / 163

其他营区的妇女们都认为，我们之所以被单独囚禁，是因为我们都是妓女，认为我们都是自愿到日本人的妓院里卖身的。

第五章 一个时代的结束 / 193

虽然我们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但是战争给我们留下的创伤却远远没有痊愈。

第六章 打破沉默 / 231

我告诉艾琳和长罗尔，我已经决定前往东京，在为声讨日本战争罪行而举行的国际公开听证会上作证。

致 谢 / 293

扬的抗争 1992年至2008年 / 295

第一章 幸福的童年

“外婆，给我讲一个你小时候在爪哇岛的故事吧，求求你了。”

露比是我的小外孙女，她正在翻看我的那本老相册。她突然抬起头来对我说了这句话，微笑的小脸蛋上充满了期待的神情。于是我问她：“这一次你又想听哪个故事啊？”

“外婆，告诉我你住的那所房子，讲一讲那些在墙上爬来爬去的蜥蜴。再给我讲讲那里的各种动物，比如你抓到的那条蛇，还有你从那棵树上掉下来的故事。讲讲你的那个法国爷爷，你们为什么坐在餐桌前的时候都必须挺直了身体……还有你那次去爬山，结果两条腿上都爬满了水蛭。讲吧，外婆，所有的故事都要讲！”

看着她那张稚嫩的小脸和急切的表情，我心中禁不住又

涌起了再次给她讲述我那些陈年旧事的冲动——我们这个家族的根在哪里，家族里的传统是什么，往日多姿多彩的幸福生活，等等。这一切都深深地掩藏在她手中那本发黄的家庭相册之中。

只不过，相册中缺少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照片——那些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拍下来的照片。可是，我所经历的那一幕幕可怕的情景却在我的大脑里留下了如此深刻而永恒的烙印，那一个个惨痛的记忆早已深深地封存在我心中一个最为隐秘的角落里，它们所代表的故事是那么的令人羞耻和恐惧，我又怎么讲得出口！我从来没有把这些秘密告诉过我的女儿们，更没有告诉过我的外孙们——我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们对此都一无所知。然而，把这些黑暗的故事讲出来又一直是我内心的渴望，它就如同向我的外孙们讲述自己欢乐的童年故事一样的强烈和难以抑制。

这个故事的开头部分是由许许多多的欢乐片段构成的，其实小外孙女早就听过无数次了，只是她同所有的孩子一样，总是喜欢再次听到同样的故事，因为心中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就会有一种安全感。我低头看着那些照片，其中的一些已经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泛黄。每张照片里都蕴藏着一段珍贵的记忆，那是在爪哇岛上度过的美好童年时光，那里当年叫做“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在叫“印度尼西亚”。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好像再一次感受到了爪哇岛上炎热



嬉戏中的瓦尔德、艾莉娜和我。

而潮湿的空气，好像又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悠扬的加美兰音乐^①，其间还不时夹杂着蝉和蟋蟀的悠悠低鸣，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首独特的热带交响曲。我们坐在自家房屋的前廊上，饶有兴致地看着身边的癞蛤蟆不断地跳起又落下，把一只只不知名的昆虫吞进圆圆的肚子里；一缕淡淡的轻烟从驱蚊的盘香上袅袅升起。不过，留在我记忆中最鲜明的童年生活特征

① 印度尼西亚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音乐形式，亦称“甘美兰”，大约形成于15世纪。加美兰音乐是一种多种乐器的合奏，包括各种敲击乐器和管弦乐器，再加上人声构成的多声音乐，演奏时带有一定的即兴特性。常用于伴奏各类戏曲、舞蹈以及在各类喜庆活动中演奏，主要流行于印尼的爪哇岛和巴厘岛。

还是漂浮在空气中的各种气味——燃烧的木炭的气味、热带水果的气味、各种花草的气味，尤其是从不远处的小食摊上传来的那种让人垂涎欲滴的独特气味。

1923年，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一个荷兰殖民家庭里，是这个家族在当地的第三代人。我的家中始终充满了欢乐，而我的童年时代也是最为幸福美满的，旁人恐怕很难想象得出来。我们家有五个孩子，我排行老三，我们一起在一个带有蔗糖生产工厂的甘蔗种植园里长大。这个名叫“泽比灵蔗糖厂”的种植园位于爪哇中部的三宝垄港市附近。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极具爱心、智慧和艺术修养的人，两人在各自不同的方面都极具天赋。我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他们用纯粹的天主教传统培育我成长，让我在天主教学校和大学里接受教育。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从小就在我的心灵深处播种下了坚强信仰的种子，使我对祈祷、《圣经》和弥撒充满了热情。对我们而言，那里的弥撒活动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的家远离三宝垄市，荷兰神父比克曼每月只能来泽比灵一次，专门为当地的天主教徒举行弥撒。

比克曼神父每次来都住在我们的家里。入夜后，我们就会一起喝着冷饮、在留声机播放的轻柔古典音乐的伴随下探讨《圣经》和神学的各种问题。所以，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具有了强烈而深刻的宗教信仰。这是天主赐予我的最珍贵的

礼物，是我在日后度过那段苦难岁月时最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母亲和父亲都极有音乐天赋，尤其对古典音乐更是情有独钟。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每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总能听到父亲和母亲一起合奏出的美妙音乐之声。父亲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小提琴手，而母亲则是一个同样出色的钢琴师和歌手。她可以用好几种语言演唱，但是更钟情于德文歌曲，因为用她丰润的女中音唱德文歌曲真是妙不可言，让人不得不陶醉其中。

我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1926年，那时我三岁。父亲还是一个业余摄影师，所以在我家前廊的后面有一间冲洗照片的暗室。这个暗室对我有着神秘莫测的吸引力，我总是偷偷地从一个角落里往暗室里窥视，却从来不敢走进去。儿时的我还是一个相当固执的孩子。一天，我尿湿了裤子，却谎称是我的姐姐艾莉娜弄湿的。父亲被我蛮横的谎言激怒了，一气之下把我关进了暗室里，以示惩罚。我哭号着、尖叫着，用两个小拳头不停地捶打着暗室的门，整个身体因恐惧而不住地颤抖。好在父亲并没有把我关得太久，但是那一次在黑暗中所经历的恐惧却使我终生难忘。虽然这样的惩罚对一个小孩子不免有些严酷，但是它却实实在在地让我认识到了说谎的严重性和丑陋性质。

早年生活给我留下的另一个开心的回忆，是父亲常常跪

在床边祷告时的情景。对我们几个孩子而言，他每次祷告好像都要花去几个小时的时间，耐不住性子的我们总是在他没有完成祷告之前就跳到他的背上，迫使他同我们一起玩耍。他那虔诚祷告的形象后来成为我一生的榜样和鼓励。

我的父亲1895年生于爪哇，他的父亲是一个法国人，母亲是一个荷兰和印度尼西亚混血人。祖父母为父亲起名为“塞莱斯廷”，他的成长环境非常法国化，同祖父亨利讲话时都使用法语。祖母珍妮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深受父亲和全家的爱戴。据我所知，祖母的腰身十分纤细，长着一头浓密而乌黑的长发。按照当时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的生活习俗，祖母在家里的时候总是穿着当地传统的纱笼卡巴雅^①——宽松的外衣和围裙。遗憾的是，珍妮死得太早，48岁时就被肾病夺取了她美丽的生命。亨利祖父在他的后半生中一直都没能从他挚爱妻子的早逝中恢复过来——屋里到处挂满了珍

①纱笼卡巴雅（sarong and kebaya）是印度尼西亚的传统服装，一种由宽松上衣和类似筒裙的下装组成的套装。纱笼是下装，由一块长方形的布系于腰间。纱笼通常用蜡染印花布制成，色彩艳丽，图案丰富。现在制作纱笼所用的布料已经多种多样，有纯棉、真丝、化纤、织锦等，但是最常见的还是纯棉质地的纱笼。这种纯棉布被称做“印尼国布”。印尼妇女爱穿纱笼，一袭纱笼裹在腰间，恰到好处地将她们优美、苗条的身材轮廓勾勒出来，走动时随风摇动，轻盈、俏丽、柔媚多姿，不仅穿着舒适、柔软，而且美观、实用。布料的纹路都很细密，手感清爽，透气性好，不仅吸汗通风，还能抵挡紫外线。纱笼的图案设计也非常讲究，有手绘的也有印染的，多以植物花草为主。卡巴雅即同纱笼搭配穿着的传统宽松上衣，常用真丝、纯棉或半透明的化纤布料制成，饰有色彩艳丽的蜡染花草图案。